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六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雜文三續選

釋愁文 魏曹植

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瘁憂心如醉有玄靈先生  
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於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  
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答曰愁之為物惟恍惟

惚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  
寂寂長夜或羣或黨去來無方亂我情爽其來也難退  
其去也易追臨餐困於哽咽煩寃毒於酸嘶加之以粉  
飾不澤飲之以魚肴不肥溫之以金石不消摩之以神  
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  
而無措先生豈能為我著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  
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而生我獨為子言其發矣  
方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

冠諮趣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悴  
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  
無為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炙子以  
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喬  
與子逍遙而逝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  
之撰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趨避路以棲跡乘輕雲以  
翱翔於是精駭魄散改心回趨願納至言仰崇玄旨衆  
愁忽然不辭而去

頭責子羽文

晉張敏

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時好暱有  
太原溫長仁顯潁川荀景伯寓范陽張茂先華上郡劉  
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南鄭思淵誦數年之中繼踵  
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  
衰墮為之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  
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  
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以諧謔實有興也其文曰

維秦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鬚插牙齒眸子搞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踈蹠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釵以當笄恰以代幘旨味弗嘗食粟茹菜隈催園間糞壤汙黑歲暮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己之累也子遇我如雙言我視

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為人寶也則當如臯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威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歲流芳子欲為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令辭從容子欲為進趣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為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澆澗棲遲神丘垂

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  
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  
志退不為處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翫日勞形習為  
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  
所教敕謹聞命矣以受性拘係不閑禮義設以天幸為  
子所寄今欲使吾為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為  
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我為介節也則當赴水火  
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



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蹇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蟣蝨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偶子不如太原溫顯穎川荀寓范陽張華上郡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誦此數子者或蹇喫無宮商或阨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譁少智精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蓋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舐痔得車沉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唇舌腐爛手足沾濡

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為權圖譬猶鑿池抱甕難以求富  
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窞之虎石間饑螿竇中之  
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拳局剪感至老無所希也  
支離其形猶能不若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修竹彈甘蕉文

梁沈約

長兼淇園貞幹臣脩竹稽首臣聞芟夷蘊崇農夫之善  
法無使滋蔓剪惡之良圖未有蠹苗害稼不加窮伐者  
也切尋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在苒歲月擢本盈

尋垂蔭含文階緣寵渥銓衡百卉而予奪乖爽高下在心每叨天功以為己力風聞藉聽非復一塗猶謂愛憎異說所以挂乎嚴網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雖慙杞梓頗異蒿蓬陽景所臨由來無隔今月某日巫岫歛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郭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蘺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欵既有證據羌非風聞切尋甘蕉出

自藥草本無芬馥之香柯條之任非有松栢後凋之心  
蓋闕葵藿傾陽之識馮藉慶會稽綜倫等而得人之譽  
靡即稱平之聲寂寞遂使言樹之草忘憂之用莫施無  
絕之芳當門之弊斯在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  
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根翦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  
謝此衆屈

北山移文

孔稚圭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

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  
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  
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  
焉豈其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  
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  
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  
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偶吹草  
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

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  
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  
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  
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  
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芟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  
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  
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  
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

敲朴誼囂犯其慮謀訴控惚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  
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紜於折獄籠張趙於徃圖架卓  
魯於前錄希縱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  
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  
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今夜鶴怨  
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  
於是南岳獻朝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諠慨游子  
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

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  
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局豈可  
使芳杜厚顏薜荔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  
蕙路汙淙池以洗耳宜扁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  
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臆膽疊穎怒  
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  
逋客

釋疾文

唐盧照隣



余羸疾不起行已十年宛轉匡牀婆娑小室未攀偃蹇  
桂一臂連蹇不學邯鄲步兩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  
河每至冬謝春歸暑闌秋至雲壑改色煙郊變容輒輿  
出戶庭悠然一望覆幬雖廣嗟不容乎此生亭育雖繁  
息已絕乎斯代賦命如此幾何可憑今為釋疾三篇以  
貽諸好事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刪書者其有栖遑乎  
國語之作非瞽瞍之事乎騷文之興非懷沙之痛乎吾  
非斯人之徒歟安可默而無述其畧曰

先朝好史子方學於孔聖今上好法予晚愛乎老莊彼  
圓鑿而方枘吾知齟齬而不當是時也天子按劍方有  
事乎八荒駕風輪而梁弱水飛日馭兮苑扶桑戈船萬  
計兮連屬鐵騎千羣兮啓行人文鼠竄猛士鷹揚故吾  
甘栖栖以赴蜀分默默而從梁其後雄圖甫畢登封禮  
日方欲訪高議於雲臺攷竒文於石室銷兵革兮為農  
器休牛馬兮崇儒術屢下蒲帛之書值予有幽憂之疾  
蓋有才無時命也有時無命亦命也時也命也自前代

而痛諸道之卑也則賢人君子伏斧鑕而不暇時之來也則屠酤餓隸作王侯而有餘已焉哉歲將晏兮歡不再時已晚兮憂來多生兮生兮奈汝何

送窮文

韓愈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輿糧牛繫輓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糧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携朋挈儔

去故就新駕塵曠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  
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  
啼若歎嘍嚶毛髮盡豎竦肩束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  
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予愚  
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於初門神戶靈我  
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  
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糞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  
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

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  
車船鼻嗅臭香糗糒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予苟備  
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  
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  
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握手覆羹  
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  
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  
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

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  
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  
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  
以待寘我讐冤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饑我寒我興訛造  
訛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  
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  
頓脚大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  
令去小點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

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垂於時乃與天通携持琬琰  
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  
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  
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處壅不埋不甘不苦淡以淳汝往居之寂無隣乘騎光  
景入網縕保全爾軀絕詬嗔汝不寤分滅為塵急急如  
律令

乞巧文

柳宗元

椰子夜歸自外夜有設祠者饗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  
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  
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  
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紕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  
也椰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  
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僕將事再拜稽首  
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於天輾轉璇璣  
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



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  
石梁欵天津儼於神夫於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  
靈氣翕歛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  
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  
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於  
蛭蝸休於殼龜龜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  
仿佯為狂局束為諂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  
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

狗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為彼所竒忍仇佯喜悅譽遷  
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懼疑貶名絕命  
不負所知拈嘲似傲貴者啟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  
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慙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  
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百  
步喉喘顛汗睚眦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  
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鬪  
冒衝突鬼神恐悖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獨

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  
黜杳杳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脣一發  
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踴躍拘牽彼  
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冤孽皆流血一辭  
莫宣胡為賦授有此竒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  
白吟哢飛走駢四儼六錦心綉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  
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噀昏莽鹵樸  
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驚幣帛跪呈

豪傑投棄不有眉曠額感喙唾胸歐大赦而歸填恨低  
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  
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  
大圓拔去呐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  
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鬻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  
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  
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衣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  
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

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  
唯知恥諂貌淫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  
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汙卑凡吾所  
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  
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斬曲几文

柳宗元

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以建家國亘為棟楹齊  
為閭闕外隅平端中室謹飾度焉以几維量之則君子

憑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揉木以限肘  
腋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竒邪用絕繩墨勾身陋狹  
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逞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  
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境坳反時  
燠寒鬱悶結澀癢蹇艱難不可以遂遂虧其端離竒詰  
屈縮恧嶢岼含竭孕蠹外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蟠  
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魄禍氣侵骨  
淫神化脉體仄筋倦榮乖衛逆乃喜茲物以為已適器

之不祥莫是為敵烏可昵近以招禍癖且人道甚惡惟  
曲為先在心為賊在口為愆在肩為僂在膝為攣戚施  
踣跂匍匐拘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  
泉朝歌迴車簡牘載焉昭王市骨樂毅歸燕今我斬此  
以希古賢諂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  
爾君子曷不乾乾既和且平獲祐於天去惡在微慎保  
其傳

逐店鬼文

孫樵

孫子病疢其友踵門請曰始則慄縮撼懷有若仆子於  
嚴氷者終則憤胸爍肌有若寘子於烈爐者子知動作  
皆鬼耶余試為子逐之以文樵應之曰予病誠鬼也然  
樵居平亦不自了事者抑有鬼乎樵嘗思委質以事  
君則有若刳心而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諫樵嘗思不  
入於危難則有若結纓而死者立於其旁曰當如此忠  
樵嘗欲不固其窮則有若拜拒饋粟者立於旁曰當如  
此庶樵嘗欲苟違其期則有若擁梁汨死者立於旁曰



當如此信樵嘗欲與人美言則有若教子訐談而鯁人耳者樵嘗欲與入市交則有若教子違熱而去勢者樵嘗欲趨權豪以冀得則有若牽予裾而躓予足者樵嘗欲忍汗赧以自媒則有若縛予舌而膠予口者予之不得專也如此以故學勤而吾道愈窮業修而知已日消是殘吾生於疢鬼也子并為我逐之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乘機邇顏作怡愉愉便便阿意奉歡死而有靈是為諂鬼此鬼依人使人蒙福人見輒喜擺去不得復有

公孫弘者剋已沽名飾情釣聲內包禍心外示舒弘死  
而有知是為驕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於君下喜  
於民復有司馬安者攘義盜仁縛舌交脣柔聲婉顏狐  
媚當權死而有靈是為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即榮長劍  
華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輿者鉅萬藏家貫腐鏹磨鱗  
差螭縮陣陣星澁死而有知是為錢鬼此鬼憑人使人  
氣豪意適交歡販祿買曲成直此四鬼者苟與吾遊吾  
必快所求是資吾生於他鬼也子并為我招之其友不

對退而歌曰

窮吾知其所羞達吾知其所求此不當逐而彼不當遊君  
乎君乎誠有激於中乎吁

乞巧文

沈亞之

邯鄲人妓婦李容子七夕祀織女作穿針戲取苕藿芙蓉雜致席上以望巧所降其夫以為沈下賢工文能剏窈窕之思善感物態因請撰為俗語以道所欲詞曰  
惟雲渚之震秋兮天曠碧以凝暮懸韶桂於姁月泣明

淚之新露卽河房之將期儼龍輪以就馭恭聞司巧之  
多方妾脩馨香以奉具竊獨溺於自私希靈娥之所付  
羽碧凝其異質兮韻隆虹於霾霽假文羽於孔雀兮而  
使擅夫佳麗載雲蟬之重綏兮塗蠻金於綺筵細綃縷  
於藕腸兮差蓮跗以齒緻而織爪之絲蟲兮裊簷機之  
夕綴是物之巧工善飾願賜妾於針紉也葩萼鬱於濃  
妍包多宜以善喜引纖吹於輕颺若將翔而復倚醉春  
光之流景播青香於萬里霓烟出乎無間縹窈眇以斐

疊若披若曳兮捲平林兮橫曉水襲霽旦之繁芳兮因  
文映而增綺澹冉冉其夥容世無容以皆此是物之巧  
容善態願委妾於態媚也短蒲狹淡兮曲溜溢鷓鴣鷓  
鷓兮引乳娣戲音清諧兮蕩曳牽游裾之低凝兮蔓春  
心於淇裔枯寒勁幹兮噫氣擺風叫夜兮留澡雪留韻  
淒澁兮映啣咽吟夢語之漣漣感霜鍾之流越是物之  
巧音善感願付妾於管絃也

送窮文

段成式

予大中八年作留窮辭詞人謂予詞反之勝也至十三  
年客漢上復作送窮祝是年正之晦童稚戲為送窮船  
判筒而槽比籜而閭細泉纏幅楮飾木偶家督被酒請  
襏窮將酌地歌舞窮予謂曰予送非噉鯨歷感循陰索  
隙管葦淪餅直脰涎瀝者非寒哭簇燐敗衣網身惡覩  
牆間冷嘯淒辛者非嚇巫嗾巫欺癡媿衰燼數楮泉擾  
狎狐狸者噫有才歟升窄腹腸噦喀幾童其筆燥心汗  
滴以是而歿者去此有開卷數幅室心妨目襲經攻史

方寸日感以是而歿者去此有議古酌今左凌右侵蘆  
埵酒滓短淺不禁以是而歿者去此

祀瘡癘文

皮日休

昔夏后氏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或魑魅之外魍魎之  
餘匿天命竊帝威不見形於鼎上者自夏后氏去繼為  
禍於人間被之者始若處氷檻復若落炎井眩瞽榮惑  
視之累形聽之重聲骨節殆重如山已傾始或醒時奪  
人之情喪人之精兀若木偶昏如宿醒噫或飲食不節

哀樂失所病於人者上則湯劑次則礦艾愈矣凡在是病者人也又非天也湯劑不可理礦艾不可攻嗚呼癘之能禍人是必有知也既有知奚不効神為聰明正直不加崇於君子焉遂為文祀而逐之曰

癘乎癘乎有事君不盡節事親不盡孝出為叛臣入為逆子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有專祿恃威僭物行機上弄國權下戲民命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有賣交取祿諂交結族一言不善禍發如鋏天未降



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美曼之色媚於君側巧笑未足  
已亡於國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柔佞之言惑  
於君前委順未足國步移焉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  
癘之四星之位奉於紫宸蕭牆禍起帝座蒙塵天未降  
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見災幸久聞禍樂成含羞冒貴  
忍垢貪榮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癘乎癘乎爾  
目不盲爾耳不聾如向來所陳奚不禍於其躬仁者必  
有厄義者必有窮見仁義而勿癘遇姦佞而肆凶非唯

去乎物患抑亦代乎天功癘乎癘乎苟依吾言而若是  
吾將達爾於帝聰

登高文

陸龜蒙

金行告窮日御初九桐陰雨壓乎泥沙菊氣風揚乎戶  
牖寒無以衣病不得酒茫洋於心噎嗝在口稚子拱而  
進曰古往滔滔人生實勞或暇或逸以嬉以遨茲辰甚  
良足嘯吾曹趨山選臺席餌尊醪既可適乎灾青亦聊  
釋乎鬱陶齊諧之流載此世所謂夫登高者也嘗有意

乎予曰吁稚子之言止於是耳曾不探乎奧旨吾數畝  
之間門常晝關學無端倪宛若循環時歌笑以獨憤樂  
正直而非險艱為書撫之與善治頑有行同而跡類者  
尚憤疾乎聲顏一驥在坂百駕在閑傳嘶振秣侮病擠  
孱仲尼登東山而小魯况肆遠日而務周旋者哉陽專  
奧遂假竊名器有土有人前呵後騎佞舌伊啞所向上  
下鏜威介私放蕩侈哆如此者又欲見耶崇闕大居暨  
粉塗朱脊會螭屹扉環獸鋪輪鮮蹄驕羽翼成徒繡碧

其內絲篁彼姝主張何人庸兒賈夫如此者又欲見耶  
纓弁外飾悔吝中積簡棄信行附比凶德仁澤乾枯義  
路填塞權之所憎始厚終斥權之所憐昨罵今惜反掌  
背面天遼海隔如此者又欲見耶國金鑄兵赤子聚盜  
殺人無慚罪人何踪造化不象名稱同暴殲頽墻垣不  
填堂與生靈幾何過半減耗殘存伶俜輸輓攜勞羸豪  
偏頗役使顛倒胥毆吏笞不舍重髮如此者又欲見耶  
古所謂登高能賦者賦物之姿慘戚在下吾寧忍窺爾

以災青可逭鬱陶可披我中時病言開怒隨我感物悴  
遐瞻爾噫是使災青彌熾鬱陶愈悲惟爾教我百無一  
宜我殺未實我蔬未肥弗視農圃吾將曷歸無重我悔  
吾方憤憤稚子不樂惴縮而退

跛奚移文

宋黃庭堅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乃得跛奚蹠跚離  
疏不利走趨穎出屋檐足達戶樞三嫗挽不來兩嫗推  
不去主人不悅厨人罵怒黃子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

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  
出草露降而歸不忘一羊在其指撝故曰使人也器之  
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  
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  
所不逮寸有所覃子不通之則屨不可運土簣不可當  
屨坐而睨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  
目絕利一源取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善徧用智  
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焉呼跛奚來前吾為若

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羣狙賦茅乎能與八駿  
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閨門  
之內固無所事此今將詔若可為者汝無狀於行當任  
坐作不得頑痴自今謹飭晨入庖舍滌鐺滌釜料簡蔬  
茹留精黠脔臠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漉如截肪煮  
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醯醢白晚用薑葱漆不欲焦旋菹  
不欲黃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炆水沃沸鼎  
斟酌薌茝生熟必告媿媿臨食爬垢撩髮染指舐杓噉

裁懷骨事無大小盡當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拭  
蠲潔寢匙覆碗陶瓦髻素視在謹數兄弟為行壯北相  
當日中事閒浣衣漱襦器穢器淨謹循其初素衣當白  
染衣增色梔鬱為黃紅螺蚬光按藍杵草茅菟索皂漿  
胰粉白無不媚好燥濕處傳慰帖坦平來往之役資它  
使令牛羊下來喚雞棲桀撐拒門關閉護草竊飲飯猫  
犬埋塞鼠穴凡烏攫肉猫觸鼎犬舐鐺鼠窺甌皆汝之  
罪也春蠶三卧升簇自裹七晝夜無得停火紵麻藤



葛蕉任締絡錫踈手作無有停時紵緝偷工夫一日得  
半工一縷亦有餘暑時蘊蒸扇涼密水薰艾出蚊水盤  
去蠅果生守樹果熟守宮執弓懷彈驅嚇飛鳥無得吮  
嘗日使殘少姆嫗罵譏瘡痢泄嘔天寒置籠衣衾畢烘  
搔痒抑痛炙手擱凍無事倚墻鞦屨可作堂上叫呼傳  
聲代諾截長續短鳧鶴皆憂將敏補拙與巧者儔凡前  
之為汝能之否跛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  
為雖勞何咎黃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

無不意滿

送窮文

明劉基

余夢有物兮龍首人身蓬頭鼠目兮其音若呻跳跟睽  
治兮若遠而親歛往者來兮忽笑以顰覺而異之乃具  
糗芳潔豆觴過老郭而問之曰是何祥也郭子褒然啟  
櫝拂著密沕而筮之遇困之兌其繇曰困于墀穴中有  
狐舉趾躡胡毀踵及顛其泣嬰如恣睢臙睞孔隙以窺  
如垢如脂予于追隨求速得遲郭子釋策而笑曰是窮

鬼也其為物也入山山空入澤澤荒人而遭之窮不可  
當載被載襁遺之他方可以無殃余曰苟然矣遣之何  
居郭子曰子第為之所我請為子逐之余曰唯唯乃致  
詞曰嗟爾窮鬼兮無處我廬八牕洞朗廓以虛陟蒼鬼  
穎有圖書齏俎糲食菽與蔬守分自足不求餘汝不可  
留阻步趨左有鬱壘右有荼葦索縛汝飼老烏嗟爾窮  
鬼兮無泊我市九衢四達平若坻高樓大屋鬱雲起冠  
裳濟濟集俊士謀謨折衝格遐邇汝不可往耗儲恃三

川靈神歆穆祀孟涂司刑伐爾死嗟爾窮鬼兮無依我  
城垣墉睥睨高不可陵溝澗深浚柎以荆重門擊柝鐘  
鼓訇斥堠謹肅列旗旌汝不可往搆妖獍健兒披甲眼  
若星長戈勁箭穿爾形嗟爾窮鬼兮無適我野田疇井  
井治而不宜禾麻豆麥梧梓檟莽莽蔚翁被墜黥歲時  
裡祀達方社汝不可往原隰頽朱衣赤郭騎駁馬執汝  
鬻肉燔其髀嗟爾窮鬼兮無上天高明行健覆八埏轉  
旋日月照幽玄溫涼噓吹寒暑煎陶冶萬物成歲年汝

不可往亂星躔黔羸憑怒施椎鞭破骸碎骨喪爾元嗟  
爾窮鬼兮無下地博厚載物生育庶類江河順流山岳  
峙融結蓄洩百寶出洪纖蠢頑各奠位汝不可往坤軸  
斃黃祗土伯咸震恚艾珍爾種灰厥醜嗟爾窮鬼兮無  
潛於山巖磬石核立鍵關丘陵陵麓產植蕃閔隔風氣  
限夷蠻頷雲腹雨濡早乾汝不可往鼓神姦涉巽泰逢  
毛虎斑噬膚嚼肉流血殷嗟爾窮鬼兮無入於水大瀛  
包納川瀆委疏煩洩穢通脈理魚鹽鱗蝦奏鮮旨蛟鼉

龜龜藏譎詭汝不可往陵谷圯天吳九頭揀九尾磨牙  
吮血糜爛爾大泊蕩蕩無涯垠青冥杳茫不見人菅菅  
漠漠混昏晨瀉之不虛壅不埋不甘不苦淡以淳汝往  
居之寂無隣乘騎光景入網緼保全爾軀絕詬嗔汝不  
寤兮滅為塵急急如律令

誚伯牙文

方孝孺

世傳伯牙事陋矣張文潛為賦哀之其辭信美而其義  
尤陋也余讀而鄙之為文誚伯牙且正張子之陋其辭

曰戰國之士好夸嗜毗恒詭實以求合不顧人之是非於斯時也求自重而違世者嗟吾舍子而稱誰然於子有憾焉蓋惜子為藝也善而為識也卑君子之學自得而已苟余中之有樂遑恤世之愠喜感子期之見知遂絕絃於既死悲乎陋哉子之志也知子一人不知舉世使夫人能識子則何名為絕藝俚歌巷語嬰孩啓齒惟其不知乃為至貴子之不幸子期是值忘子之惡舉子之愛俾爾望於人也過深而得於天者不至子誠有以

自適天地日月草木庶類舉目欣然皆識子意苟為不  
得雖子期接踵譽言盈耳亦何預於吾子且夫全於天  
者不求合於人志乎遠者不取效於邇嗟伯牙乎爾曷  
不以萬物為一身以太虛為知己等毀譽於浮說而游  
心乎冲漠之鄉下迨乎無窮上泝乎無始以與無耳者  
聽無言者語奚為栖栖焉隘狷而可鄙此藝之所以為  
小技而予固不足與聞乎此也耶

詰博望侯文

張邦奇



博望侯張騫既失侯為上言西域諸國所有欲以歆動  
上心得復使焉以為功而復厥侯也太史公見而詰之  
其辭曰嗟來博望乎君胡為富貴是覲而捐其軀越棄  
人倫而遠夷是圖匈奴險狠同兇貙龐莽昆明心性殊  
西夷越在西地隅君欲出之亦已愚西方晦谷日所匿  
陰霾昏黑視莫覲崎嶇三池與盤石熱身頭痛行不得  
迫塞懸度天設阨下臨溪谷峻若壁殆而一跌骨細磔  
君胡以身蹈不測西域之人誕幻醜鄙狂笑娛舞喜而

兄與弟怒而豺與虎西域之獸大狗封牛啗啗牟牟狡  
狍挑扳視人若仇是其國非中國之所通也不幸而至  
焉不可以為恒也昔也君嘗一使顛踣艱危更十三載  
而奔竄以回百人去一人來君胡不自恤而復求使為  
卜式輸粟居九卿相如獻賦身寵榮彼以輕易重且不  
可而君獨以重易輕惡在其為明也今夫中國之民破  
產甌居鬻妻棄子饑殍相望寇賊蜂起沃壤不賦大獄  
不理棄而故之以事遠夷不亦悲乎彼其駿馬翠翎象

苗犀革大卵眩人銅錫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而必  
求之誠損何益剖身藏珠人謚為愚彼之所殘僅廼一  
軀而况敵身與家與國之需以覓封侯厥愚何如嗟來  
博望乎君既苦其身又失其所以為臣亦獨何樂哉而  
為是紛紛於是博望侯泚頽頽顏若眩若迷舉手謝過  
俛而忸怩然惑溺已深終不能改其所為也自是之後  
天子益向西域好利之臣爭事之蓋始於騫之鑿空而  
其途不可塞矣悲哉

驅瘡鬼文

陳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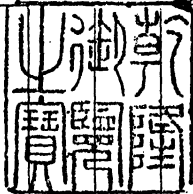
咨爾瘡鬼爾來前爾固軒后之裔孫而顓頊氏之孽子也豈不亦神明之胄隕墜厥息以遯於江水之濱爾不惟爾祖是念淫於非類而甘自沒焉惟厲及罔兩之屬噉昏肆毒是以有至醜之謚百世不改爾乃與為耦而更稱虐何汚而不慙也昔夏后氏光明其惠鑄九牧之貢金以為寶鼎者九用寫山川林澤竒邪怪妖之形莫不畢具使民無逢其災爾於其時滅跡潛景靡所容處

民用以康王惠代衰九鼎淪化人神糅雜載歷辟王日  
不遑給靡復有克提挈至寶照於神姦爾丁其會跳躑  
伊嚶復用潛出乘民之不若而播之災害實繁有徒終  
不剗滅以迄于今日以彌甚爾之必至類信罔避類勇  
倏變類智忽去類果假是四類以濟其凶息是生三臯  
四民或處燕閒或列肆居或襁褓塗足或貿易遠涉各  
致其能以相資焉先王之訓也惟爾之來莫不釋所執  
業抱衾與裯以與爾處廢民之養闕國之經爾之臯一

矣貧者藜藿不厭而為爾召巫與祝陳席鳴鼓具醪及  
糝爾醉爾飽又為之針灼湯熨攻其體膚爰耗竭其生  
資及歲之不時於是跽而殍者則職爾之由爾之辜  
二矣凡疴中人於其身耳惟爾善變善染家傳戶入此  
呻彼吟跨邑越國傳不云乎無使滋蔓蔓難圖也爾惡  
實蔓以滋圖爾者不亦難乎爾之辜三矣爾惟小醜居  
其一足以為戮矧繫三歟抑其有甚夫陰陽變化天地  
之操權鉅矣爾竊焉如凝如泣如爍如焚凝泣如冬爍

焚如夏是大鈞有職而爾敢私奸之也抑天之序猶僭  
移也爾閃倏馳驟忽爾堅冰忽爾赤日挾纒揮汗遑遽  
靡息爾之虐將無酷於陰陽之烈與帝稔爾積釁且不  
忍其柄或盜以使將下六丁雷霆以搜爾之類俾無遺  
育爾祖其不克爾庇爾尚悔禍自新乎其屏跡以返爾  
水濱之居飲清嬉連容與遨遊無干人間臯其尚可以  
適予室湫隘不足以游爾予軀孱羸不足以習爾爾之  
不徙予亦將召祝者具桃茆其有明神將帝之威載旄

列戟以與爾從事其毋悔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施華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

明 賀復徵 編

雜文四

以下附列

復徵曰題有誥諭等名分諸體者仍以文係之列雜  
文後

僮約

漢王褒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

倩行酤酒便了捍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只約  
守冢不約為他家男子沽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邪  
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  
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  
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  
楊惠買夫告戶下髯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  
不得有二言晨起洒掃食了洗滌居常穿白縛蒂裁盃  
鑿井浚渠縛落鉏園研陌杜墀地刻大枷屈竹作把削

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箕坐大呶下牀振頭垂釣  
川芎結葦臘纒沃不酪住醜醜織履作麤黏雀張鳥結  
網捕魚繳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魚鴈驚  
百餘驅逐鷓鴣鳥持梢牧猪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  
潔餽食牛馬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堤杜疆  
落桑皮稜種瓜作瓠別茄披葱焚槎發等壘集破封日  
中早焚鷄鳴起春調治馬驢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  
行酤汲水煎舖滌杯整按園中拔蒜斲蘇切脯築肉臠

芋膾魚包鱉烹茶盡具鋪已蓋藏關門塞竇餽猪縱犬  
勿與鄰里爭鬪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  
惟得染唇漬口不得傾盃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  
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下至煎主為府掾求  
用錢推紡惡敗梭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  
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泉轉出旁蹉牽羊販鷲武陽買  
茶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奸偷入市不得夷蹲  
旁卧惡言醜罵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

精惠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槩栽棘若殘當作俎几木  
屐及虱盤焚薪作炭疊石薄岸治舍蓋屋書削代牘日  
暮以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坡五月當獲十月收  
豆多取蒲苧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為當編蔣織箔植種  
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為行果類相從縱橫相  
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戶  
上樓擊鼓倚盾曳紆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  
老力索種莞織蓆事訖欲休當春一石夜半無事浣衣

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奸私事事當聞白  
奴不聽教當答一百讀券文徧訖詞窮咋索仵仵叩頭  
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  
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王大夫酤酒真不敢  
作惡

昆弟誥 晉夏侯湛

惟正月哉生魄湛若曰咨爾昆弟淳琬瑄謨總瞻古人  
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



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  
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  
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  
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  
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  
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又厥世遂啓  
土宇以天綜厥勳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  
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祗服哲命欽明文思

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  
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  
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鈎深致遠洪範九疇彞倫攸  
叙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  
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  
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隘于穆侯之命厥禮  
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  
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藁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

丈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  
伯后聰明睿知奕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  
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厥  
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彌高鑽  
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惟予躬是懼寔令跡是奉厥  
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唯令節是畏寔爾猶是儀鳴  
呼予其敬哉俞予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  
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羣子厥乃我齒齒則

受厥教于書學未遑惟寧敦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  
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祇以  
防于微翳義形于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  
七子訓迪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于  
冠帶寔母氏是憑予其為政最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  
戚予其望色思寬獄之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  
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  
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

承思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  
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羣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咸休明  
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瑫厥清粹平  
理謨茂哉雋哲寅亮總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饒惠和惟  
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  
之尤予乃亦不敢妄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  
長于仁未見予之長于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  
之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先載

納誨于嚴父慈母子其敬忌于厥身而匡予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道改惟冲子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擇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刻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明厲冀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修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艱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冲而恒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祇服訓湛曰

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于人不敢墮于勤厥故  
惟新湛曰俞瑄亦昌言瑄曰俞滋敬于己不滋敬于己  
惟敬乃恃無忘有恥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于  
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于虞湛曰俞總亦昌言總曰  
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  
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  
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  
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

哉

訓諸生誥

虞溥

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  
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  
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  
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  
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  
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



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  
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為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  
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  
又曰剗而舍之朽木不知剗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  
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  
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  
敬而歎之于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舍

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撰蹟究奇使揚班翰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耶

梁武帝捨道歸佛書

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佛十方菩薩僧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

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啟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  
像外度衆生於苦海引含識趣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  
愛河之深際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  
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翳歸憑正覺願使未  
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衆生共取成佛涉大  
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

言志書

蕭大因

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倘

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  
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有優游之美朝廷多替佩之累  
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  
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言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  
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  
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築  
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  
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

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窓以臨花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  
灌圃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待兒五三可充絀  
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酤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  
黍應莊叟之言獲叔尋范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  
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贖歌慕  
慕唱烏鳥可以虞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擢古今田  
畷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施永保性命何畏  
憂責豈若感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

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  
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  
繩繫量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擊跽  
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  
明所恥抑亦仲尼恥之

應詰

唐駱賓王

予以三伏時行至七里灘此地即新安江口也有嚴子  
陵釣磯焉澄潭至清洞徹見底往往有羣魚戲歷如行

空中人有釣者試取餌投之或有浮而不願者或有貪而不吞者引竿而舉因以獲焉其始出也乃掉尾揚鬚有若恃力而自勉其少退也則鼓腮濡沫有似屈體而求哀嗟乎勢牽于人道窮于我將欲以下坐而歌馮子又安能中轍而呼莊周哉予乃祝曰猛獸搏也拘于陷穽鷲鳥攫也繫于樊籠素龜靈也披髮河津白龍神也挂鱗且網何不泥潛而穴處故乃貪餌而吞鈎乎于是放之江流盡其生生之理時同行者顧詰余曰夫至人

之處世擬迹而後投隱心而後動終始不易其道悔吝不生其情而吾子沉緜于川登魚于陸烹之可以習政術羞之可以充庖厨曩求之將何圖今捨之將何欲予笑而應之曰聖人不凝滯于物智士不推移于時知機之謂神舍生之謂道殷王聖也因于夏孔丘賢也畏于匡且夫明哲之賢尚懼幽憂之患況鱗羽之族能無弋釣之累哉故曩吾有心也求之不得今吾無心也故既得而捨求與舍不亦雙美乎烹與羞不亦兩傷乎況療



饑者半菽可以充腹為政者一言可以興邦亦奚必因  
小鮮而後明三異之規勦大命而後冀一殮之飽擒而  
不殺可謂不仁乎獲而不享可謂不廉乎且夫垂竿而  
為事者太公之遺術也形垂磻溪之石兆應滋水之璜  
夫如是者將以釣川耶將以釣國耶然後知古善釣者  
其惟太公乎又有妙于此者其惟文王乎夫文王制六  
合而為釣懸西伯而為餌筮之于清廟投之于巨川一  
引而獲太公再舉而登尚父由此觀之蹲會稽而沉轄

者鮑肆之徒也踞滄海而負鰲者漁父之事也斯竝眇小者之所習安知丈夫之所為哉

字詁判

張廵

甲楷法有聞頗齊刀筆之吏象形自業偏在寫書之官不能殺竹惟青臨池盡黑當年有立應已盈裾計日不移無慙尺牘今乃字詁是事日課有違左氏門庭雖多筆硯椎川史籍不滿巾箱曾莫負於五車徒見司於雙管以是會意雖則麾肱不能中程何為當理今之簿訴將

俟片言欲遲單父之書須辨洛陽之紙然則類之大小猶或可問刑之出入於是乎在

對禹問 辨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

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  
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  
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  
不淑則柰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  
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  
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  
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  
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

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  
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  
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  
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  
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傷我馬詞 劉禹錫

馬龍類蓋健而能馳君子之所宜求為器也故法求於  
力或逸而喜駭法求於和或乾而易仆由德稱者鮮焉

曩予知善馬之難遭也不求於肆而於其鄉一旦果得  
陰山之阿蠖略其形蕭蕭其鳴長頤遠視慧而能力頤  
其軀非騫然而偉也雖士得以乘之始予被皂衣于朝  
朝之人多四三其壯以逸馭予無兼馬水輒之淋漓淖  
途之汪洋結為确葦融為坳堂前有僨輶後有濡裳我  
策乘空我鑣方揚振鬣軒昂矯如飛翔翹翹其雄也非  
力而何烈火之具舉鈎膺之疊舞一蹊千趾駢比齟齬  
度者斯擠悍者斯怒我鞍如山我轡如組弭毛容與宛

若孤處靡靡其柔也非慧而何前日子之獲譴于闕下  
背商顏趣昭丘日中而踰舍脩門之南非騎所宜夷則  
沮洳高則欽巖虎咆空林戴鬪荒墟風雨孤征簡書之  
威俾予弗顛我馬依依眉眉其勞也非德而何予至武  
陵居沅水旁或踰月未嘗跨馬以故莫得伸其所長踟  
躑頽望兮頽其鎖韁飲齧日削兮精耗神傷塞樞駭騷  
兮瘁毛蒼涼露聞蹀躞兮逸氣騰驤朔雲深兮邊草遠  
意欲逞兮聲不揚隕然似不得其所而死故其嗟也兼

常初玄宗羈大宛而盡有名馬命典牧以時起居洎西  
幸蜀遑遑民間得其種而蕃焉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  
類也稽是毛物宜祖於宛歟漢之歌曰龍為友武陵有  
水曰龍泉遂歸骨于是川且弔之曰生于磧礪善馳走  
萬里南來困丘阜青菰寒菜非適口病聞北風猶舉首  
金臺已平骨空朽投之龍淵從爾友

喻古之治

盧頌

軒昊之代君為心兆民為百骸堯舜之代君為目兆民



為物三代之時君為鑿兆民為疾五伯之治君為工兆  
民為材二漢之時君為隄兆民為水夫心治則百骸從  
視明則衆物露醫善診則疾不弭漸工善度則木無棄  
材故委心乃無為軒昊之治自治也任目必有待堯舜  
之治求治也鑿不全則生死危三代之治存乎仁工不  
審則曲直乖五伯之治資於智迨斯已降民為水矣政  
為隄矣隄之不完水漂邑矣寢乎曹馬乃成壞衰焉噫  
民不可使為水水而隄之困矣然則軒昊誠堯舜明三

代仁五伯智二漢法禁人之叛也禁之以致君為敵兆  
民有冠讐言焉

畫諫

盧碩

漢文帝時未央宮永明殿畫古者五物成帝陽朔中嘗  
坐羣臣于下則指之曰子慕堯舜理故目是以自況大  
司馬陽平侯王鳳拜舞而賀曰陛下法古為治上稽唐  
虞仁遠乎哉行之斯至旌鼓之屬在陛下建之而已矣  
至於神草靈獸臣知不日當產于明庭以彰上天之允

答也微臣不勝鳧藻之抃御史大夫張忠出次而言曰  
斯無用之物也臣請即自巧之且是畫肇于太宗之時  
凡八聖矣開眼而覩之者皆面而違之未聞有裨于治  
也臣敢為陛下條舉臣嘗聞文帝時雒陽人賈誼為博  
士能誦詩屬書嘗為上陳古先帝王之道漢朝正朔之  
法上以公卿之任無以易誼俄絳灌馮敬之伍害其賢  
而毀之遂踈而不信傳卑濕之國後雖徵還卒不得大  
用喪志而死至今負才藏器之徒猶以為憤此則善雖

進而不能用也帝又降詔除誹謗之令許人言事迨中宗朝大臣楊惲蓋寬饒以譏刺辭語皆坐大辟先帝在東宮言其法太深刻中宗竟不悔此則木雖旁午人不敢書上也初元帝弘恭石顯專權亂政前將軍望之嫉其奸邪諷上除之不從望之反羅其僣過以自殺此又邪不可觸之之驗也前日安昌侯禹居陛下師傅之尊不能率己以儉而乃決涇引渭廣開田疇便身娛耳多置侈樂平陵朱雲上書請斬其首陛下怒不可忍遽將

誅之雲倉卒無據乃至喪膽失魂臣意引聖用此乃類  
是乎臣之狂瞽欲陛下言而必行丹腹之設不足以留  
連聖念也且大司馬親勲之望朝野所倚不能因事而  
諫返以為賀佞孰甚焉臣謹以指之若斧鑕將及是陛  
下誤屈軼也臣不敢就僂

復性書

李翱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休  
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

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  
休耶二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  
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  
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  
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  
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  
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其所以自異於鳥獸  
蟲魚者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

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眊乎九十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諭業

皇甫規

卷七十七

自六經子史至于近代之作無不備詳當朝之作則燕公悉以評之自燕公已降試為子論之燕公之文如榘木柵枝締構大厦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燮陰陽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許公之文如應鍾鼙鼓笙簧鍾磬崇牙樹羽考以宮縣可以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白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羆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于



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為羽儀資以道義李員外之文  
則如金輦玉輦彫龍綵鳳外雖丹青可掬內亦體骨不  
饑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峯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顛  
倒溪壑然而畧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岷州之文如長  
橋新棹鐵騎夜渡雄震威勵動心駭耳然而鼓作多容  
君子所慎權丈公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氣勢橫敞廊廡  
廡廡戶牖悉開然而不能有清規勝槩令人竦觀韓吏  
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衝飈迅浪瀚流不滯然而施

于灌溉或爽於用李襄陽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  
嘹唳亦足警聽然而才力偕鮮悠然高遠故友沈諫議  
之文則隼擊鷹揚滅沒空碧崇蘭繁榮曜英揚旌雖迅  
舉秀擢而能沛艾絕景其他握珠璣奮組繡者不可一  
二而紀矣

甘露述 歐陽詹

甘露述昭孝德也貞元壬申歲福州福唐縣尉清源蒲  
陽邑人濟南林公瓚太夫人終公每一痛至水漿不入

口或三日或五日內外羸憊殆至殞滅癸酉歲將與先  
府君脩合葬之禮公之于親事存既竭其力送終思盡  
其勤曰含禭品章則有王度不敢越也塋域固護實在  
我功當懇而行之于是躬開坎室自埏埴甃與兄弟手  
攻肩負以鑿以築雖率情性而無憊法度不違曲禮而  
有異常儀載考載理而未之寔春三月五日忽異氣自  
天氣氤下蒙非雲非煙暮暮綿綿綵耀光鮮馨香馥然  
起朝及暝徘徊不散先是繞壠已栽松柏洎曙枝葉間

遍懸露滴其滴齊大如梧子公竒之與兄弟及鄉人時  
相慰者而嘗之其味甘異于人間所甘之味日漸高不  
銷不晞轉堅轉明瑩然如珠鏗然玉聲如是者三日覩  
者爭取或食或翫噫天冥冥其間蓄靈地陳陳其間蓄  
神靈無形神無身無形無言無身無聲苟有可褒以物  
而旌苟無可褒物不虛行其德常其物常其德稀其物  
稀予聞甘露之說莫覩甘露之實其為稀也不亦甚乎  
今天為公而降公之德豈常德歟况殊香啓途異彩相

宣疑結珠圓光明月翻況堅者哉則其至誠所招又多  
矣予執帛禮幸獲而見不聳不足遂為之述

解江靈 李翱

元和六年八月余自京述東暮宿在江濤水既平月高  
極明萬物潛休遠為微聲坐久力疲閉扉將瞑聞江中  
有如賈人相與言曰與子商游十有餘年不識我愚託  
我如親相得之歡百賈誰如泰山後召子欲代子力雖  
不能志願如初自昔及茲未嘗汝薄利必以告害斯共

度誓當結固永守終樂汝之責人慘若五刑小不順汝亦何足聽汝心好惡灼若天星動比孔丘其神且明異汝者斥謫汝者榮苟不汝隨絕如詛盟人實難知堯所未易我雖受責敢喪前志薦汝利汝舟憂不暨終何能成惟力所至豈不汝怨我道無二曰余虛言鬼神來素汝實異茲翻然改作瘡痍生心洗刮不落巧避我長善探我惡短我如墜譽我如縛人或美我汝閃其目人或毀我汝盈其欲充汝之心飽汝之腹雖汝子孫亦所不

足我實蒙頑為汝之辱動多尤悔羸敗不蓄汝既富厚  
享天百福筋骨堅強婢妾約綽財貨積委屋室豐渥我  
從此去非曰道薄願汝我忘無盛其毒言未訖余叱之  
曰人生若流其可久長須臾臭死瞥若電光用心平虛  
天靈所賦得失是非其細如芒奚為交爭此實不祥相  
歡不足其氣已僵汝行吾言可以息兵於是言者嘆息  
吐氣掩鬱無語啟戶視之不見其處

廣潛書

李觀

聖人以道彊人乎矣其言之峻也曰否人斯有之也人有之而不自意跳而逐諸物放蕩以溺死聖人因其有而品節之使之堅守而弗去不然則聖人違天而病人其何德之有焉舉天下之事無若聖人之道之易行也無若聖人之途之安以榮也親我所愛也而孝存焉長我所畏也而悌著焉夫婦莫不欲和也而義生焉男女莫不欲別也而禮成焉教子養孫飲觴食豆以善鄉黨僚友心平而體胖內明而外治憂患以除恥辱以遠推



之國放之天下莫之能逆也已孰若是蕩蕩者乎拾小  
而遺大瞭利而眊害神罷於詐筋絕於爭日之樂而月  
之憂慶未徹席而弔位焉吁我有之誠易行也而安榮  
繼之屈已以從物蓋難能也而憂辱終之然猶世俗輕  
去此而適彼是不忍再精思而咻之者衆也

罪言 杜牧

國家大事某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以云生人常病兵  
兵祖于山東盾于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

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  
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鷲多材力  
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降肩浮羨淫工機織雜意態  
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  
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  
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  
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陰慘殺也故聖  
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自後帝王

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耶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文  
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  
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  
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鄆魏武舉官渡  
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  
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  
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  
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隨

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  
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  
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  
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  
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  
國家因之畫河脩障戍塞其術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  
因亦為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瀕迴轉顛倒橫斜未  
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冒熾天子因之幸

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  
肉不斲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  
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固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  
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耶豈其人謀  
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  
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  
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  
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畔河南有齊蔡畔梁徐

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孰視不軌者無可柰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

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  
助虜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  
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  
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  
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  
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  
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罍壘  
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

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  
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頃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  
也昨日誅滄頃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  
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  
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  
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  
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  
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



歐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鬻語曰叛去首首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餒屍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郝尚書趙復振下博敗杜叔良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大明宮紀夢

孫樵

孫樵齒貢士名旅見大明宮前庭仰貽俛駭陰意靈怪  
暮歸魄動中宵而夢夢彼大明宮神前有云且曰太宗  
皇帝繚瀛啟居廓穹起廬園然而劃隆然而赫孰窳孰  
鄴永求帝宅帝詔吾司其宮與日月終翼聖護艱十有  
六君蕩妖斬氛孰知吾勤吾當廬陵錫武廟祐徹主吾  
則恟二毗輔左右提護義甲憤徒起帝仆周吾則械二  
黥離俾即其誅胡剗飽脂踣肌齧骨驚血濺闕仰吠白

日二聖各轍大麓北挈吾則激髯孽悖節俾濟逆殺翼  
兩傑憤烈俾克斲滅薊梟妖狂突集吾堂縱喙怒吞大  
鴛驚毒吾則勵陰刀剪其翼俾不得逃明殛三革蝕黑  
孰匪吾力吾見若正聲在懸諍舌在軒輟鞋延諫劓襟  
沃善賞必正名怒必正刑當獄撤腥當稼吞螟吾則入  
瀆革濁入圓肉角旬澤暮溥蚪穀視土吾見若奸聲在  
堂諛舌在旁室聰佛諷正斥邪寵嘉賞失節怒罰失殺  
奪農而徭厚征而雕吾則反耀而彗反澤而沴蕩坤而

圻裂乾而石然吾留帝宮中二百年昔亦日月今亦日  
月往孰為設今孰為缺籍民其凋有野而蒿籍甲其虛  
有壘而墟西垣何縮足馬不收北垣何戲孤壘城粒言  
未及闕樵迎斬其舌且曰予聞宰獲其哲得是赫日烈  
老魅跡結爾曾何伐宰獲其慝得是昏蝕魅怪橫惑爾  
曾何力今者日白風清忠簡盈庭闔南俟需闔北俟霽  
矧帝城闐闐何賴窮邊帑廩如封何賴疲農禁甲飽獐  
尚何用天下兵神曾何知孰愧往時神不能對退而笑

曰孫樵誰欺乎欺古乎欺今乎吁

罵僮志

孫樵

孫樵既黜於有司忽恍乎若病醒之未醒茫洋若癡人之暝行據牀隱几懣然不寐二僮以樵尚甘於眠偶語戶間且曰吾聞他舉進士者有門吏諸生為之前焉不親戚知舊為之地焉走健僕囊大軸肥馬四馳門門求知所至之家人去如歸閭者迎屈引主人出取卷開讀喜歎入骨自某至某如到一戶口口拊和不敢指破親

朋扳聯聲光爛然其於名達進取如掇今主遠來關東  
居長安中進無所歸居無所依忿割口食以就卷軸冒  
暑觸雪携出籍謁所至之門當闕迎嗔俛眉與語授卷  
而去望一字到主人目且不可得矧其開口以延乎時  
或不棄而遇主人推心於公是者當開緘引讀苟合心  
曲又曰彼何人耶彼何自耶況所為幽拙大與時濶凡  
為世人宛顏巧唇望風趨塵以售其身則必淡面鈍口  
顛揖癡步昧于知機買嫌于時凡為讀書東獵西漁粗

知首尾則為有餘則必燈前月下寒朝暑夜磨礮反覆  
期入聖域徒苦其神孰裨其身凡為文章拈新摘芳鼓  
勢求知取媚一時則必擺落尖新期到古人上規時政  
下達民病句句澁澁讀不可入徒垂於衆孰適於用凡  
為造謁去冷附熱大求其力小求其得則必擁門掃迹  
寂寞是適所至之處雀羅在戶人皆嫌去愈恭好慕凡  
為結交搜羅英豪相醉以酒相飫以庖則必屑去温煥  
膠牢淡泊時或聚處凍冷徹曙晨起散去潔腹出戶迨

慕以故學獵今古不為衆譽文近於奇不為人知九試  
澤宮九黜有司十年輦下與窮為期一歲之間幾日晨  
炊饑不飽菜寒無襲衣此皆自掇何怨於時浪死無成  
孰與歸畊言始及是樵聞起喜二僮遽匿呼諭不得遂  
敲几而歌曰彼以其勢我專吾勤彼以其力吾勤其學  
學之不修骨肉如仇學之苟修四海何讐噫吾之所貴  
僮之所薄吾之所惡僮之所樂僮何知吾豈獨無時

書褒城驛

孫樵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  
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鳥覩其所謂宏  
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  
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輶以去以來較交蹄廟由是  
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它驛為壯且一歲賓至  
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  
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棹舟則必折蒿破舷碎鷁而後止  
漁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

於堂凡所以汚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  
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碎破不與曩  
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  
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叱笑於傍且曰舉今州縣  
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為治平踵千里者不  
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  
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  
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

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逮於行也今朝廷命官  
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  
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  
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釀當饑  
飽鮮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耶矧更代  
之隙黠吏因緣恣為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  
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  
退老叅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農夫禱 劉軻

丙戌歲大饑楚之南江黃為甚明年予將之舒途出東山見老農輦鳩其族為禱於伍君祠其意識而辭俚因得其文以潤色之亦以儆於百執事者云農夫某謹達精誠於明神嗟我耕食之人誰非土之人人之有求神得不以聰明正直聽之邪曩者仍歲薦饑人為鰥嫠田無耕夫桑無蠶姬癘疫瘡痍一方尤危踵以吳蜀弄兵吏呼其門毆荒餘之人挾弓持戟女子生別行啼走

哭王師有征羣盜繼誅乃歸其居乃復室廬廬壞田蕪  
亦莫蠲其租今之收合餘燼人百其力幸大成於扶誠  
慮旱而不雨既雨而潦必不為潦又慮其不苗不秀秀  
而不實又慮為螟蝗又慮夫廐馬之奪其食賊吏之厚  
其飲焉嗚呼必馬無厭粟者妾無厭羅紈者吾歛其薄  
矣亦於缺厚其所薄耶伏希神明無有所忽禱曰蕪瘠  
農人以肥廐馬無寒蠶婦以暖妓妾無銷耒耜以滋兵  
刃農人不饑而天下肥蠶婦不寒而天下安耒耜不銷

而天下饒妾暖而嬌兵滋而殘馬肥而豪不蹟不駝足  
食足衣皇天皇天胡忍是為苟不此為民其嘻嘻神其  
怡怡尚饗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劉蛻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  
蛻愚而不銳于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  
故飲食不忘于文晦冥不忘于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  
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為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

文為號文明代生殖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  
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于侯社夏翟之  
羽文于旌旄登龍于章升玉于藻百工婦人彫礪染練  
以供宗廟祭祀之文豈獨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  
然而意常獲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窮雖窮無憾  
也常勤意之時不敢嚏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跛倚嗜欲  
躁競忘之於心其祗祗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燦如星光  
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熬

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透透迤迤則有如海運如  
震怒動盪怪異夫十為文不滿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  
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覩之而必蹈散之茫  
洋以為道演之侵遙以及物然後為農文之使風雨以  
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于野文于市使得其所幽隱  
之士以山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  
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于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  
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



朱墨圍者于是以周易筮之遇復



震下坤上

之同人



離下乾上筮者曰鳴于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復復來而

天下昭融乎他日更召龜而合將聽龍吉卜于火如秦  
兆惟曰不吉卜于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  
于木而悶悶土叶吉纍纍為冢則汲之兆乎峭峭為壁  
則魯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為山河為華英將不崩  
不竭為滋味而傳乎結為丘陵為其設險乎融為川瀆  
率其朝宗乎華為百穀以潔祭祀之粢盛乎不然使其

速腐為墟壤乎生芻藁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為甄陶以  
作器乎將塊為五色而茅社分封乎流于樂為土鼓為  
缶桴以洩其和聲乎夷為都邑以興宮廟坎為洿池以  
澤生殖乎祀為壇竈乎窾為井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  
當既不為吾用唯速化為百工之用慎無朽為芝菌以  
怪人自媚慎無堅為金鐵以作貨起爭慎無滴為醴泉  
以味乎諂口慎無禱為城社以狐鼠憑妖慎無聳為良  
材以雕斲傷性慎無萌為蘭茝以佩服見褻嗚呼介而

為石使之能言舒而為螾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竈之  
未返者亦命巫師而弔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  
奄為塵垢在耳目而來歸兮夸視汝醜在口吻而來歸  
兮譽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見崇文其無崇乎哈非  
珠玉歛無裙襦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冢也  
在莽蒼之野大塊之丘時有唐大中丁卯而戊辰之季  
秋銘云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戰秋辭

陸龜蒙

八月空堂前臨隙荒抽關散扇晨烏未光左右物態森  
踈強梁天隨子爽駭恟慄恍軍容之我當濠然而溝壘  
然而牆燾然而桂隊然而篁杉木攢矛蕉標建常槁艾  
矢束矯蔓絃張鼉合助吹鳥分啟行若革進而金止固  
違陰而就陽無何雲顏師風旨伯蒼茫慘澹隳危撼劃  
煙蒙上焚雨陣下棘如濠者注如壘者闢如燾者亞如  
隊者折如矛者折如常者析如矢者仆如弦者磔如吹

者瘖如行者暢石有髮兮盡壘木有耳兮咸馘雲風雨  
烟乘勝之勢驕杉篁蕉蔓敗北之氣撼天隨子曰吁秋  
無神則已如其有神吾為爾羞之南北幾圻盜興五碁  
方州大都虎節龍旂瓦解冰碎瓜分豆離斧抵耄老干  
穿乳兒昨宇今燼朝人暮尸萬犢一啗千倉一炊擾踐  
邊朔殲傷蚤夷制質守帥披攘城池弓券不刊甲綴不  
離兇渠歌笑裂地無疑天有四序秋為司刑少昊負辰  
親朝百靈蓍收相臣太白將星可靈可電可風可霆可

澆溺顛陷可天札迷冥曾忘鑿剪自意澄寧苟蜡禮之  
云責觸天怒而誰丁奈何欺荒庭凌壞砌擬崇蔭批宿  
蕙揭編茅而逞力斷緯蕭而作勢不過約弱敬垂戕殘  
廢替可謂棄其本而趨其末捨其大而從其細也辭猶  
未已色若愧恥於是墮者止僵者起

黑心符

于義方

一妻不能御一家從可知以之卿諸侯一國從可知以  
之相天子天下從可知蓋夫夫婦婦而天下正正家而

天下定矣惟女子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論語之教也北難之晨惟家之索書之訓也無攸遂在  
中饋易之戒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詩之  
勸也桓公縱文姜喪軀而幾亡魯高祖畏呂氏召亂而  
幾亡漢文帝牽掣於獨孤廢嫡長立致大業之傾高宗  
溺惑於武媚故失威權階大周之僭萬乘尚爾況庶人  
乎又況講再醮備繼室既無結髮之情常有扶筐之志  
安得福祥免禍幸矣閨家以蘆絮示薄許氏以鐵杵表

酷其事歷歷可見為夫者眇少姿入巧言房簣之間夜以繼日纏愛紐情牢不可拔妻計日行夫勢日削如鉗礙口噤不得聲如絡冒頭癡不得動如杻械被身束縛囚繫不得自由而至寒熱饑飽在彼不在我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使為不信惟命使為不義惟命使為不忠惟命使為不慈惟命使躬行豺狼犬彘之所不為惟命呼令殺人則恨頭落之遲呼令自殺則恐刀來之晚極口罵辱焉迎以笑嬉盡力決捷焉連稱罪過數以犯再



拜謝之後以事徒步辦之曰舐吾痔諾而趨曰嘗吾便  
跪而進上不知有親知有吾妻而已下不省有幼省有  
吾妻而已人方以謂古不聞今不見彼尚且流汗積踵  
吐血逾胸悚懼悻悻戰栗振掉惟恐妻語之厲而色之  
莊也其效伊何有家則妻擅其家有國則妻據其國有  
天下則妻指麾其天下今一縣則小君映簾守一州則  
夫人並坐論道經邦奮庸熙載則于飛對內殿連理入  
都堂粉黛判賞罰裙襦執生殺矣世雖晚猶有是非俗

雖澆猶分善惡有臣如此君必亂之有朋如此朋必絕  
之有閭里如此鄰必去之有民如此官必刑之有子如  
此父母必號泣而擯之有同氣如此兄弟必紛紜而捨  
之有父如此有祖如此有叔伯如此子孫姪如此必色  
變心移東西南北而避之婦人遂啟口為雲霧發喉為  
雷霆展身為電轉身為風誣春為秋改白為黑指吳作  
越號女作男無力齟齬喜不自勝喜在其間愚以度日  
坐以待盡或十年或六七年或二三年齒髮且衰壽命

且盡貨物彼卷而懷之則睚秦合晉之事萌而請媒通  
聘之迹見矣昏丈夫君已不用友已不齒鄉已不錄兄  
弟不親子孫不集人非高於泰山鬼責深於滄海其家  
虛矣老方悲其墓臭矣死尤辱妻而繼焉有格言也就  
夫言之乃並枕於菟連盤野葛就子孫言之乃通心鑽  
徹骨錐就朋友親俗言之乃一輪車四墻屋甚者至於  
殺夫首子禍縣刀鋸寃著市曹祭祀絕而門庭蕪然世  
人恬為之悟且畏者曾無也吾年六十目見耳聞不可

算數今訓汝等有妻固所不免當待之如賓客防之如盜賊以德易色脩己率下妻既正子孫敢不正乎萬一不幸中道鼓盆巾櫛付之侍婢米鹽畀之諸子日受方略坐享宴安又或無嗣孤單則宜歸老弟姪以心與之孰敢不盡若更重婚續娶定見敗身殞家至時親友不欲言子孫不敢諫兼已惑已悞難信難處豈知吾熟諳而預言之龜鑑在前無復縷縷立石中寢永戒來裔稍越吾言祖先明神共賜誅殛百世循之真萬金之良藥

也

論鑒識收藏購求閱玩

張彥遠

夫識書人多識畫自古蓄聚寶玩之家固亦多矣則有收藏而未能鑒識鑒識而不善閱玩者閱玩而不能裝褫裝褫而殊亡銓次者此皆好事者之病也貞觀開元之代自古盛時天子神聖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藝購求至寶歸之如雲故內府圖書謂之大備或有進獻以獲官爵或有搜訪以獲錫賚又有從來蓄聚之家自號

圖書之府蓄聚既多必有佳者妍媸渾雜亦在銓量是故非其人雖近代亦朽蠹得其地則遠古亦完全其有晉宋名跡煥然如新已歷數百年紙素彩色未甚敗何故開元天寶間真跡或已耗散良由寶之不得其地也夫金出于山珠產於泉取之不已為天下用圖書歲月既久耗散將盡名人藝士不復更生可不惜哉夫人不善寶玩者動見勞辱卷舒失所者操揉便損不解裝褫者隨手棄損遂使真跡漸少不亦痛哉非好事者不可

妄傳書畫近火燭不可觀書畫向風日正飧飲唾涕不  
洗手並不可觀書畫昔桓玄受重圖畫每示賓客客有  
非好事者正飧寒具以手捉書畫大點污玄惋惜移時  
自後每出法書輒令洗手人家要置一平安床緝拂拭  
舒展觀之大卷軸宜造一架觀則懸之凡書畫時時舒  
展即免蠹濕余自弱年鳩集遺失鑒玩裝理晝夜精勤  
每獲一卷遇一幅必孜孜葺綴竟日寶玩可致者必貨  
弊衣減糲食妻子僮僕切切嗤笑或曰終日為無益之

事竟何補哉既而歎曰若復不為無益之事則安能悅  
有涯之生是以愛好愈篤近於成癖每清晨開景竹窗  
松軒以千乘為輕以一瓢為倦身外之累且無長物唯  
書與畫猶未忘情既頽然以忘言又怡然以觀閱常恨  
不得竊觀御府之名迹以資書畫之廣博又好事家難  
以假借況少真本書則不得筆法不能結字已墜家聲  
為終身之痛畫又迹不逮意但以自娛與夫熬熬汲汲  
名利交戰於胸中不亦猶賢乎昔陶隱居啓梁武帝曰



愚固博涉志未能精苦恨無書願作主書令史晚愛楷  
隸又羨典掌之人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  
區區惟恣五慾實可愧恥每以得作才鬼猶勝頑仙此  
陶隱居之志也由是書畫皆為精妙況余凡鄙於二道  
能無癖好哉

十六湯

蘇廩

十六湯品 第一得一湯火績已儲水性乃盡如斗中  
朱如稱上魚高低適平無過不及為度蓋一而不偏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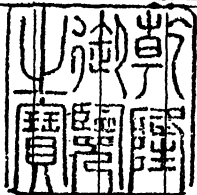
者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湯得一可建湯熟第二  
嬰湯薪火方交水釜漸熾急取旋傾若嬰兒之未孩欲  
責以壯夫之事難矣哉第三百壽湯人過百息水踰十  
沸或以話阻或以事廢始取用之湯已失性矣敢問皤  
髻蒼顏之大老還可執弓抹矢以取中乎還可雄登闊  
步以邁遠乎第四中湯亦見夫鼓琴者也聲合中則失  
妙亦見磨墨者也力合中則失濃聲有緩急則琴亡力  
有緩急則墨喪注湯有緩急則茶敗欲湯之中臂任其

責第五斷脉湯茶已就膏宜以造化成其形若手顫臂  
禪惟恐其深餅背之端若存若亡湯不順通故茶不勻  
粹是猶人之百脉氣血斷續欲壽奚苟惡斃奚逃第六  
大壯湯力士之把針耕夫之握管所以不能成功者傷  
於麤也且一甌之茗多不二錢茗盞量合宜下湯不過  
六分萬一快瀉而深積之茶安在哉第七富貴湯以金  
銀為湯器惟富貴者具焉所以榮功建湯業貧賤者有  
不能遂也湯器之不可捨金銀猶琴之不可捨桐墨之

不可捨膠第八秀碧湯石凝結天地秀氣而賦形者也  
琢以為器秀猶在焉其湯不良未之有也第九壓一湯  
貴欠金銀賤惡銅鐵則甕瓶有足取焉幽士逸夫品色  
尤宜豈不為瓶中之壓一乎然勿與誇珍銜豪臭公子  
道第十纏口湯猥入俗輩煉水之器豈暇深擇銅鐵鉛  
錫取熟而已夫是湯也腥苦且澀飲之逾時惡氣纏口  
而不得去第十一減價湯無油之瓦滲水而有土氣雖  
御勝宸緘且將敗德銷聲諺曰茶瓶用瓦如乘折脚駿

登高好事者幸誌之第十二法律湯凡木可以煮湯不  
獨炭也惟沃茶之湯非炭不可在茶家亦有法律水忌  
停薪忌薰犯律踰法湯垂則茶殆矣第十三一面湯或  
柴中之麩火或焚餘之虛炭木體雖盡而性且浮性浮  
則湯有終嫩之嫌炭則不然寔湯之友第十四宵人湯  
茶本靈草觸之則敗糞火雖熱惡性未盡作湯泛茶減  
耗香味第十五賊湯一名賤湯竹篠樹稍風日乾之燃鼎附  
瓶頗甚快意然體性虛薄無中和之氣為茶之殘賊也

第十六魔湯調茶在湯之淑慝而湯最惡烟燃柴一枝  
濃烟蔽室又安有湯耶苟用此湯又安有茶耶所以為  
大魔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施萃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雜文五

問養生

宋蘇軾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為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為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



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  
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  
牢山浮海達於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  
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  
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之與爭而聽其所為  
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  
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噉  
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噉何從生哉

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續楚語

蘇軾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恣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

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為道甚矣柳  
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  
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  
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  
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  
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  
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變之際豈容以私害公  
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

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  
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趨不同然皆  
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教氏之賢  
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  
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  
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恣為此乎故曰是必有  
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  
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魯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簣於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

齊者有如河乃暝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  
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  
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  
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為藥  
石也哉

酒經

蘇軾

南方之氓以糯與粃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  
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麵而起肥之和

之以薑汁蒸之使干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  
麴之精者也米五斗為率而五分之為三斗者一為五  
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  
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  
少水取足以解散而勻停也釀者必壅按而并泓之三日  
而并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  
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  
舌為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

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芻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芻半日取所謂羸者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攪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為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芻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藥誦 蘇軾

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  
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  
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  
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  
髮宜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  
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潁陽之風  
所以因禍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既逾

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  
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薰血以清淨  
勝之痔有虫館於吾後滋味薰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虫  
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麩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茯苓  
麩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公  
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為藥使人誦  
之日三曰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  
不幸而有中散之禍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

哉今食麻麥茯苓多矣居士則歌以答之曰事無事之事  
事百事治兮味無味之味五味備兮茯苓麻麥有時而  
匱兮有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既兮嗚呼噫嘻館客不  
終以是為愧兮

前怪石供

蘇軾

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  
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丈如人指  
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

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  
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為怪矣海外有形語  
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  
為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為  
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  
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  
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  
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

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嘗以道  
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  
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為一笑  
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  
食卧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為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  
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後怪石供

蘇軾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

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罪言 蘇軾

吾聞肉食之憂非藿食者所宜慮也府居之謀非巷居者所宜慮也分之所不及義之所弗出也義之所弗出利之所不擇也犯義者惑維卒不自克作罪言萬夫之望萬夫所依匪才尚之而量包之丘山之憾一笑可散芥蒂之仇千河不收嗚呼寧我容汝豈汝不可神之聽之終和而同乎乘人之氣決之易耳解枝觸猜是惟難哉水激則悍其傷淫夷夫激則遠行將安追嗚呼佐涉

者湍佐鬪者呼柴不立其愚乃可以須愛心之偏其辭  
溢妍惡心之厚其辭溢醜惟仁人之言愛惡兩捐廣大  
恬愉上通於天嗚呼善言未升貧客瞰門曷以壽我公  
侯承之天道好還莫適後先人事喜復無常倚伏前之  
所是事定而渝今之所是後當焉如嗚呼禍不在先亦  
不在天還隱其心有萬其全疾惡過義美惡易位矯枉  
過直美惡同則如食宜饅饜則為度如酌乳取劇則荒  
舞嗚呼乃陰乃陽神理所藏一弛一張人道之常



太息送秦少章

蘇軾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  
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  
章要為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  
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  
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  
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  
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

剝裂為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  
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  
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吾棄以為可以  
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  
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子亦自以  
為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  
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  
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

及期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于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  
恣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  
以餞其行使藏于家三年然後出之

告友

王回

古之言天下達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  
友之交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五者義廢則人  
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  
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



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  
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下斯而  
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別於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而一為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人，則  
亡矣。夫人有四支，所以成身一體。不脩則謂之廢疾，而  
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  
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乎。

傷仲永

王安石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  
求之父異焉指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其  
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  
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竒之稍稍賓客其父  
或以錢帛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  
使學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  
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  
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

天也其受之人也賢於材人遠矣幸之為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為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為衆人而已耶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

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為正之道子固子固不予疑也還江南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為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益亦常云爾夫安驅徐行轡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



其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  
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  
相警且相慰云

山居

羅大經

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予家深山之中當  
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  
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  
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

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麋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  
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窻下則山妻稚子作筍  
簾供麥飯歡然一飽弄筆窻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  
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  
兩段再烹茗若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  
說杭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  
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入目  
牛背笛聲兩兩歸來而月映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

絕妙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似  
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示六經堂學者

劉子輩

汝心之休處此如遊汝心之流處此如囚此堂何有維  
經與史隱索周施于茲備矣誦書琅琅其神乃揚雜慮  
橫心聖言則忘講書默默精義乃得借聽于人終焉必  
惑視彼迅晷若弗云來今汝不免則何有哉時習之說  
反身之樂瞻忽茫然匪伊情度

論漢史贊

劉子暈

史贊諸帝皆稱述獨高祖贊推其世系運統而已無所稱也蓋以高祖之盛德大業不假言而自著亦非一二言可贊也故贊衛霍不言征伐之功贊相如不論文章之美其他則片善寸長贊皆言之有餘易見不足難知故也

禪本草

釋慧日

禪味甘性涼安心臟祛邪氣開壅滯通血脉清神益志

駐顏色除熱惱去穢惡善解諸毒能調衆病藥生人間  
但有大小皮肉骨髓精粗之異獲其精者為良故凡聖  
尊卑悉能療之餘者多於叢林中吟風詠月世有徒輩  
多采聲殼為藥食者悞人性命幽通密顯非證者莫識  
不假脩煉炮製一服脫其苦惱如縛發解其功若神令  
人長壽故佛祖以此藥療一切衆生病號大醫王若世  
明證破諸執暗所慮迷亂幽蔽不信病在膏肓妄染神  
鬼流浪生死者不可救焉傷哉

故物譜

元元好問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本為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為超絕先大夫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內府物也銅碌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祿一堅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子將奉

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  
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尚千餘冊并畫百軸載  
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十  
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  
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往  
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  
舉而問之如曰某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  
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褱籤題印識猶夢

寐見之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  
吾子孫却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為恨也或曰物之閱  
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為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  
豪奪遺簪敗履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  
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  
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玩王涯之固護非  
不為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為大有力者負之而趨我  
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卹哉予以為不然三代鼎鍾其



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  
子孫孫永寶用豈為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  
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為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  
周列禦寇之說游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骸為  
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況外物之外者乎  
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辨矣道不同不相為謀使渠果  
能寒而忘衣饑而忘食以游于方之外雖耿萬物而空  
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為智

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遣累矯  
情以趨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一